

张浩同志遗像



苏曼同志遗像



黄彰同志遗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一文的说明……（1）

回忆中国工农红八军……何自坚（1）

合浦武装起义纪略……刘信汉（37）

回忆战友钱兴同志……邹如冰（64）

“七九”事件前后……高天梅（83）

我所知道的桂林逸仙中学“七九事件”经过……罗筱坤（99）

回忆斜阳岛斗争前后……陈秀明、蒋经星（103）

国防艺术社纪略……苏保双（110）

陆荣廷事略……韦瑞霖辑（114）

陆荣廷的讨袁护国……陈良佐（127）

旧桂系在广东最后溃败的战况……黄宗儒（136）

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张文鸿（142）

我所知道的广西“六一”运动……黄露茜（155）

新桂系的民团组织……虞世熙（164）

我所知道的有关王公度死的几件事……谢凤年（174）

王公度在军校的秘密组织……倪仲涛（178）

新桂系和广西学生军……陈师义（183）

学生军三团的片断回忆……于东聘（194）

小飞燕为柳州报义演……刘雄（204）

北海中野事件的补充订正……罗威（209）

回忆中国工农红八军

何自坚（家荣）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邓斌（小平）同志的领导下，继右江百色中国工农红七军起义之后，广西左江的龙州竖起了镰力铁锤的红旗，建立中国工农红八军和左江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一支革命的队伍，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兹就本人回忆所及如实地记录下来，以供参考。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知者补正！

一

一九二九年初，蒋介石和李宗仁为了争夺地盘所爆发的一场军阀战争，以李明瑞、杨腾辉等在武汉前线倒戈拥蒋，而从南到北煊赫一时的新桂系势力，便遭到惨重的失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回广西老巢之后，为了挽回他们失败的颓势，并扩张其势力范围，于同年四月间便又倾巢进攻广东，白崇禧亲临前敌指挥。但正当桂军迫近广州近郊，准备庆功之际，由于蔡廷锴军的增援，桂军便全线崩溃了。白泥一役，桂军企图进攻广东的同时，蒋介石委派李明瑞为广西军事特派专员，率领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等部，并有粤军及湘、滇的范石生、许克祥各部协助，乘虚进袭广西，白崇禧、黄绍竑等只得经越南逃香港。广西政权乃落入俞作柏、李明瑞之手，俞做了广西省主席，李做了绥靖主任。桂系的残余部队，大部分仍由吕焕炎改编。於是，一场军阀大

混战到此暂告一段落。

在这次李、白攻粤战役中，桂军第十五军第三师吕焕炎的刘志忠团，系奉命担任西江防务，向肇庆、三水前进，并担任向白泥前线输送弹药的任务。当桂军主力从白泥溃退时，刘志忠率第三营先逃回广西，该团之第一、二两营（第一营长况思渊，第二营长蒙志仁）仍被扣留在肇庆前线，当该部退至悦城时，梧州、封川已为李明瑞部队所占领，归路断绝，该两营乃被迫向信都、贺县流窜。在贺县良树与湘军许克祥部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桂东的岑孟达（他是桂军某部营长）诱说蒙志仁、况思渊上山作寇。当时我是况思渊营的第三连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提出辞职，并向况思渊建议："岑孟达是桂东的地老虎，蒙志仁是土匪出身，如果上山，我营必为他们所吃掉。现在大局已去，不若出梧州请求改编，我与李明瑞部旅长贾权有同事和同乡的关系，愿往接洽。"况思渊接受我的建议，乃密函派我秘密赴梧（随后第四连长何凤川亦赶来）。经接洽妥当后，况思渊营即向梧州开发，蒙志仁营亦被迫随之。李明瑞初委况思渊为团长，何凤川、蒙志仁第一、二营长，暂驻苍梧藤县一带。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八月间，部队集中到南宁西乡塘整训。

为了掌握武装部队，开展革命工作，共产党员俞作豫利用其哥哥俞作柏的关系，乘机组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相当一个步兵团），部队则以况思渊团的两个营加上李伸陶之一营编成。俞作豫自任大队长，史遽然（党员）、蒙志仁任大队附，第一营长何凤川（北流人），第二营长蒙志华（蒙志仁之弟），第三营长李伸陶（北流人）。况思渊则调任禁烟局长。

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的成份，可以说是很复什的，它原是一

支反动军阀的部队，军官中有的是地主、流氓和土匪出身，刘志忠的部队且曾参加过“清党”运动，屠杀过革命人民。如何改造这支反动队伍使成为人民的革命武力，就成为部队编成后十分迫切的任务。但由於当时的内外形势，又不宜操之过急，相反的，在某些方面，还要适当地照顾他们的欲望，如调蒙志仁升任大队附，仍以其弟蒙志华充任营长。这种情况，给部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和困难。据我所知，当时在第一营中，只派来共产党员潘思文（兆昌）为营政训员，王英为连指导员。在部队中还未能公开宣传革命主张，只能做一些了解情况和接近进步分子的工作。部队的标语，也只是以“站稳革命立场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大意为此）”来代替实现三民主义之类的口号。

二

一九二九年八月间，汪精卫联合冯祥、阎锡山准备反蒋，策动张发奎的第四军由鄂西经湘、桂进攻广东，企图夺取广东作为基地。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十月一日，余、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但俞、李的实力，仅有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其余收编的桂系旧部如吕焕炎、梁朝诚、蒙志等是尚未能控制的。誓师后，李明瑞亲赴前线指挥向广东进攻，不料刚到桂平黄权旅部时，吕焕炎等桂系旧部以及杨腾辉、黄权（俞李最亲信的旅长，投蒋后任第十五师长）等已为蒋介石所收买，通电拥蒋。大势已去，李明瑞只带得少数随从回到南宁。此时，幸有党所掌握的张云逸之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俞作豫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五大队，尚能保住南宁及左、右江地区。

党为了确保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便开展革命工作，决定退据左、右江，以百色、龙州为重点。於十月中旬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退上右江，俞作豫率第五大队退上左江龙州。龙州原系吕焕炎师的后方，吕还兼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但他留守在龙州的兵力不多，没有发生对抗的战斗，他的后方人员和部队及边防对汛队就向我军投降了。我们收缴了吕焕炎的教导队及其师部库存的武器装备。

俞作柏到龙州之后，还存有东山再起之想，他希望俞作豫扩编部队，并派徐光英向法国活动购买飞机。但这只是他的一种梦想而已。

俞作柏、李明瑞是同第五大队到龙州的，到龙州后，俞作柏随即从越南去香港。

在俞作柏退上龙州之前，俞作豫、李明瑞已委冯飞龙为左江养利、同正左县等七县游击司令，黄飞虎为龙州县长。

俞作豫同志到龙州后，为了掌握左江地区政权，他兼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随后将从南宁运上和缴获的武器装备及把对汛队扩编成几个营，营长有刘定西、潘益、陈木越、黄德普等。并分派政工人员恢复左江各县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群众工作，为建立左江革命根据地积极作准备。此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革命空气，一时高涨起来。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派唐海安等进行活动，拟委李明瑞为广西省主席兼第十五军军长，并愿意接济经费和装备，希

望李明瑞拥蒋反对李、黄、白。这是蒋介石在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局面惯用的阴谋手段。但为李明瑞、俞作豫坚决拒绝。后来李、俞曾对我说过："我们干的是革命事业，即使暂时失败也得坚决去干，以扩大革命的影响。"

三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旬末，李明瑞同志欲乘粤、桂军对峙、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际，拟发动左、右江部队反攻南宁。他命令俞作豫同志率领左江部队（黄德普营留守龙州）开进崇善待命。他亲自过右江拟发动右江部队合攻南宁。

但当李将到百色时，路遇邓小平同志（他布置百色起义后拟到龙州布置工作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又转回百色，做李明瑞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至时请他任红七、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李明瑞同志欣然接受邓小平同志的劝告，毅然走革命的道路，他随即赶回龙州。此时俞作豫同志已命令第五大队向崇善前进，当俞作豫随先头部队（第五大队第一营）到达驮卢的时候，不料大队附蒙志仁竟率领本队（第二、四、五营及炮兵连、机枪连）退回龙州叛变。留守在龙州之黄德普第六营及后方留守人员，经过抵抗之后退出了龙州，龙州遂为蒙志仁叛军所占领。在龙州部分留守人员，遭到蒙志仁的拘禁和杀害。

当俞作豫同志到达驮卢，知道蒙志仁率后续部队退回龙

州的时候，曾写信命我乘第六号火轮追送给蒙志仁，期望能劝说蒙志仁归来。但当我追至蒋刀滩地方时，即遭到蒙志仁后卫队的猛烈射击。我迫得拆回驮庐向俞作豫同志复命。

这时，左江的形势非常危险，俞作豫同志乃率第一营日夜兼程经响水向龙州之北撤退，以观察龙州的动静。某夜到达响水休息，俞作豫同志对我说："蒙志仁叛变了，何凤川看来又不可靠，我拟从这里过右江去。"我说："你如果过右江，左江就完了，何凤川不可靠，你可随我连行进，万一有变，我当尽力掩护同你过江。"俞作豫同志接受我的意见而没有离开队伍（俞作豫是试探我的态度的）。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部队到达龙州北之水隆村（距龙州城约二十多华里）之后，适遇李明瑞率领卫士队和一个步兵连也从右江到达。他听了俞作豫会报并共同研究情况之后，当天下午即在水隆小学召集排长以上的军事会议。李明瑞在会议上说："蒙志仁竟然叛变革命了。从表面上看，他现在的兵力比我们在这里的大一些，但实际上除他原来的第二营外，其余都是一时被迫胁从的，军心是惊惶涣散的，尤其是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龙州的情况是混乱的。我们乘他立脚未稳，一方面发动群众封锁龙州，我们今晚就夜袭龙州，胜利是很有把握的。"随着他提高嗓音问："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这是一致的响亮的回答。

一时会场上斗志昂扬，人人具有消灭蒙志仁而朝食之概。

散会时，李明瑞留下连长以上的干部研究夜袭龙州的具体部署。我们当时侦知蒙志仁将其基本主力（第二营）布置在龙州北门外对付我们。乃决定由北门五里亭外绕道袭攻东门。并指定何家荣指挥三个连担任攻城队，其余为预备

队。当天晚上十时饱饭后，部队出发向龙州攻击前进。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蒙志仁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家伙，他声言“俞作豫只有一个营了，我用第二营就足以对付他，如果他敢来攻城，我就一定消灭他。”所以。他以第二营布置在北门外，东门外仅布置一个排哨，机枪连和迫击炮连仍驻在东门街内，他自己则高卧在谭家祠他的团部里（叛变后他称团长）。

当夜我率领攻城队到达北门五里亭外，绕道沿上龙沟、青龙沟接近东门时，敌人在东门外的排哨仅盲目地开了一轮枪便向城内退却了（黑夜，当面看不见人），我攻城队接连夺下了东门城楼。驻在东门街内之机枪连被我们缴了两挺水机枪之后便紧闭大门不敢出来；驻在火神庙之迫击炮连之一部分亦被我们缴了械。我们顺利地攻进谭家祠敌团部。除蒙志仁带少数人逃出北门外（他从楼上下来时，被我庞班长抢夺其驳壳枪，后被其用另一支手枪击毙庞班长才逃脱），其团部大部分人员均被我军俘虏。黄权派来龙州企图运动我的曾旦明（系我的同学）也被活捉。

蒙志仁逃出北门后，即指挥部队向我军反扑。我攻城队被围困於谭家祠和东门至南门的街心，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李明瑞、俞作豫同志率领预备队与蒙志仁激战之后退回水窿，即派史遽然，何凤州等四出发动群众加紧封锁龙州，黄德普等亦率其余部与敌人坚持战斗。

巷战，是不利於大部队展开使用的，我攻城队与敌激战至第二天的深夜，经详细侦察敌情，了解到敌人拥塞於南门外新填地圩亭各处，乃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情况：

1、敌人兵力比我稍强，但军心涣散，部队拥塞於街道，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我军士气旺盛，弹药充足（谭家祠储有大批弹药），但粮食饮水都已成问题。

3、李明瑞等同志肯定会发动群众封锁龙州，但外围枪声颇沉寂，恐一时不能解我们的围。

因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应采取以少胜多，消耗敌人力量的战术，严重打击敌人。

4、决定从第三天拂晓之前开始使用一个班的兵力，向敌袭击，全用驳壳枪与冲锋枪，以大量杀伤敌人为目的，选择有利时机，出敌不意轮番从南门冲出从东门回来，或从东门冲出从南门回来。

在我军再三冲击之下，敌人伤亡惨重，尤其是击毙击伤其营长各一人（潘益被击毙，某营长受重伤）敌人军心因而起恐慌。李明瑞同志配给我的一位卫士队长谢伯达，他是自告奋勇担任突击班长的。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真可称为勇敢、机智，沉着、刚毅的革命战士，他带队两次出击，均能完成任务安全归来。

是日的下午，龙州商会出面要求双方停战。蒙志仁同意商会派代表与我协商停战办法。我们提出的条件是：蒙志仁让开东门方向，我军向南宁撤退为黄权改编（我们企图欺骗出东门后向水窟与李明瑞会合）。蒙志仁的条件是：要我们先缴下一半机枪以示信用。

经过往返的协商未能达成协议。蒙志仁为了达到他的迫降阴谋，随即以迫击炮居高临下向谭家祠直射。我军颇有伤亡。在这种极其不利情况下，为缓兵计，我派出俘获蒙志仁的某团附和曾旦明去对蒙志仁说："在两军激战的情况下，想要缴下一半的机枪是困难的，请双方先暂行停火，以便商议。

蒙志仁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约在下午五时左右双方停止

了射击。我们赢得了时间，减少了伤亡，挨到黄昏我即作突围的部署：

一，即截断电灯线路；

二、晚上十时开始突围行动，各连除留少数做掩护队外，按东门、谭家祠、南门各部的顺序向东门突围，出城后循着前天攻城路线到水窑集合；

三、不能携带的武器尽量破坏或把零件带走。

实际上没有遭遇到激烈的战斗，攻城队便顺利地突围成功了。有少数落伍和迷失方向的兵员，也於翌日早晨到达水窑集合。

我们又与李明瑞、俞作豫同志会合了，从而立即加强了对龙州的封锁与围攻。

再经过一天的战斗，蒙志仁匆匆掩埋死尸之后（他阵亡的营长潘益葬在北门外），便狼狈地率领残部从左江南岸（他不敢从北岸逃）向南宁逃窜了。於是，我军於十二月三日光复龙州。

蒙志仁叛变的原因，据了解是他驻凭祥剿匪时，就与王赞斌、（曾任李宗仁的团长）勾结，通过王赞斌，白崇禧委蒙志仁为团长。叛变之前，蒙志华与潘益曾诱说黄德普（他们均系广西军校同学）一同叛变。黄德普将情况报告俞作豫同志作戒备。但当时因急於向南宁进军，俞可能想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扭转情况，或到南宁与右江部队会合后再作处置。不料蒙志仁竟先发制人地叛变了。

四

龙州光复后，邓小平同志带同严敏，何世昌、袁振武

（也烈）等随即到达龙州，他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研究了龙州起义的工作计划和具体部署之后，即经越南去上海向党中央会报。左江的革命空气高涨起来了。秩序迅速恢复，地方政权的建立，工农赤卫队的成立，组织群众和宣传教育等等工作，都在积极进行。特别是接受邓小平同志对改造部队的重要指示和吸取过去的教训，如何整顿改造第五大队成为可靠的革命力量，就成为这时突出而重要的问题。

此时，为了扩充和整顿部队，李明瑞同志决定扩编一个旅（讨蒋南路军第一军第二旅。）将原第五大队、督办公署管辖下的边防对汛队和农民武装编成两个团，这是根据当时左江的形势，为了起义而采取的策略。

旅的编成如下：

总指挥　李明瑞
旅长　俞作豫
参谋长　宛旦平　参谋　黄德普　梁建经
　第一团长　何凤川
副团长　何家荣
政治部主任　潘思文（潘兆昌党员）
　第一营长　李统承
　第二营长　邓世雄
　第三营长　黄斌
第二团长　宛旦平（兼）
　第一营长　宛旦平（兼）
　第二营长　刘定西（桂廷）
　第三营长　陈越

卫士队长　谢伯达

迫击炮连长　×××

机枪连长　×××

为了化阻力为助力，又收编宁明、思乐土匪黄廷仔、李吉廷为第三支队游击司令，钟显章为第四支队游击司令。委冯飞龙为第一支队游击司令，黄飞虎为第二支队游击司令。但黄廷仔、钟显章两部实际上没有编成。

何凤川素来是一个爱财如命的家伙，当了团长之后，就使他的胞弟何质文（团部军需）包揽龙州的烟、赌、花捐等税收，只顾个人发财，不以整体经济困难为念。这样，他在政治上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暴露了。但投鼠忌器，李明瑞、俞作豫同志当时仍采取容忍的态度。

大约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初，李明瑞、俞作豫同志作出断然的处置，某天晚上，李、俞同志邀我到督办公署后花园里，以严肃诚恳的态度对我说："你大概是已看得出我们是要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们认定何凤川是不能跟我们走这条路，你也是很清楚的。现在时机急迫，如何掌握改造这个部队，就成为当前极其严重的问题。你同何凤川的关系很深（是同学兼拜把兄弟），同在这个部队的历史也最长，我们希望你能站在革命的立场，提出一个妥善而有效处置何凤川的具体办法。我考虑之后说："情况我已是相当了解。关于何凤川的情况，过去我已先后报告了，肯定他是不会跟我们走的。现在滇、桂边（睦边县）上不是有一帮烟商等待我们去接运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请下个命令指定由我率领何凤川的基本部队去靖西接烟帮，把我的基本连（第三连）留在龙州。部队中排长以下的官兵对我有一定的好感，让我沿途加紧做好联系工作，等到我认

为有了把握的时候，便密电报告。这时，你们即把何凤川，李统承押送从越南出境，他们如敢於反抗，就干脆杀掉。”

李明瑞、俞作豫同志完全采纳我这个建议。随后给我电报密码本及士兵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决定派潘思文同行协助，又在工作方法上给了一些指示，切嘱慎密进行。我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条例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有了这个武器，保证迅速完成交给我的任务。”

这突然的一着，何凤川是没有预料到的。就在一两天后，我和潘思文同志便率领第一、第二两个营（缺第三连）向靖西出发了。从龙州到靖西要走四天的路程，沿途我和潘思文都是同士兵步行，有目的地接近士兵谈话，宣传革命应该为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翻身而奋斗，做军阀个人的工具是可耻的；士兵的人身和人格应该受到尊重，不许任何人虐待和侮辱。我们用这些道理启发他们，破坏士兵们与何凤川、李统承的关系。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几天的积极工作，士兵们对我和潘思文有了信仰和感情，关系非常的密切了。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提到的，就是某天部队从宝圩到硕龙的板里的地方时，按旧路走（即从板里经越南）只有八华里便可到达硕龙，但这一段路被法国帝国主义堵塞了。据说是在苏元春时代被法帝国主义强迫让换了。绕新路走，则要过十九径多爬二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达。行军至此，我们对着当面的“鬼屯”（群众叫法国鬼的碉堡为鬼屯），怀着无限的愤怒，士兵同志们说：“难道原本是我们的地方都不能通过吗？”“管他妈的，我们就按旧路冲过去。”“对呀！什么苏公保的卖国账我们不能承认呀！”

我看到士兵们的反帝情绪非常高涨，认为这是一个鼓舞士气，密切与士兵关系的好机会。我就对士兵宣布说："你们提出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就决定由旧路前进吧，但敌人如敢予堵击我们呢？""那我们就坚决消灭它！"这是士兵们坚定的回答。

我们立即作好战斗部署，部队浩浩荡荡的越过边界线向着旧路前进。胆怯如鼠的法帝国主义者不敢阻击我们，他们龟缩在"鬼屯"里目送我军过境。

部队突然从越南进入硕龙，同胞们见到自己的部队从越南到达，无不感到惊奇而兴奋，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啊！"

当然，我军这一行动，立刻震动了法帝国主义者，它设在硕龙对岸的上尉对讯员随即向硕龙我方对讯员提出抗议，并要求会见我。但我没有接见他，只请我们的对讯员答复他说："何副团长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才直奔大路而过境的。"他明知道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借口，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我们到达靖西后不两天，我和潘思文看到在士兵中进行的工作已相当成熟，乃一面召集排级以上干部到县府（我们住在县府里）开会，一面密令全体士兵到中山公园集合。会后，仍把排、连干部留在县府里，我和潘思文即赶到公园，向士兵们讲话后宣读士兵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揭发军阀统治士兵的种种罪行，宣布官兵在政治上、人格上一律平等，反对侮辱虐待士兵。随即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进步的分子为委员。大家革命的热情高涨起来了。一致坚决地表示：一定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绝不做个人的工具擅离队伍。

部队情况变得真快，真好，一下子就完全变了。有少数

连、排长是反对的，但看到士兵们的态度完全不同了，谁也不敢哼一句声，结果除连长何刚（何凤川的亲信）自动离开部队外（何刚逃到南宁被反动派杀害），其余均安定下来了。这样，这个部队便牢固地为我们所掌握。

由於叛徒郑超率该营从靖西退据镇边（睦边）阻挠烟商不能下来，以致没能接运成功。

我将上面情况密电报告李明瑞、俞作豫同志，李、俞随即拘送何凤川、李统承二人从镇南关（睦南关）出境。还赠送给两三千元作旅费，并允许俟他们的家眷从南宁到达时，亦妥送出香港。

胜利地完成任务，部队奉命开回龙州后，我接替何凤川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潘思文仍任团政治部主任，各连队士兵委员会普遍成立，继续清洗少数不稳分子，部队更加稳固了。接着上级派来袁振武为团参谋长兼第一营长，派何畏（何后跟张国焘叛变）、戴〇〇为连长（均系党员）。

这里还有一事要补述一下的，当部队从靖西开回龙州途中，一到硕龙，法国的对讯员就来要求会见我。据我们对讯员说，上次因我部队越境而过，原来的越方上尉对讯员被撤调了，现在来的是一位少校。

我接见了他，彼此略为寒暄之后，他问我何日返龙州？我说明早七时。他说当来送行。我婉谢之后，乘机说，我因事急返龙州，拟借道通过。他说你个人是可以，我说怎能个人行动呢，我准备只带少数部队，大部队仍走十九径。

彼此就是这样含含糊糊地结束谈话，他完全不提上次我军越境问题。显然，双方还各有自己的打算的。

第二天的早上，部队在边境线上集合了。七时过后，那位法国对讯员竟不来送行，边界上也没有部队堵阻我们。情况非常可疑，我乃按着战斗的部署向越南前进。行至中途，在两山之间的一段隘路上，有五个骑着马的法国军官，那位少校对讯员在当中，一字儿地摆开，拦着我军的去路，坚决不让通过。很明显，他这一着是要强迫我军走回头路，丢我的面子以报复上次越境的仇恨。

但，他估计错了，革命的中国军队是不会在帝国主义者的面前畏缩的。经过交涉无效之后，我下达了“装子弹前进！”的命令。士兵同志们兴奋地准备夺取那五匹肥硕而雄壮的军马。

真是“银样蜡枪头”的家伙。他们听到我军一片子弹上膛的声音便惊惶失色了，立刻退缩道傍，不断摆手要求不要开枪。

的确，他们实践了诺言，真的为我们送行来了，只是在感情上有所不同而已。

当然，法帝国主义者是不会甘心的，他立即向龙州督办公署提出抗议。但他永远也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的。

我这种鲁莽的行动，也受到俞作豫同志的批评。

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我再次奉命率部去靖西接烟帮，经过许多的周折，才把一批两广的烟帮接运回龙州。这一烟帮是相当大的，每两收入二角钱的税款，就约得了三十万元的西贡币。这对我们当时的革命经费是有很大帮助的。

为了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派出部队和政工人员分散到各县去剿匪反霸，打土豪，同时，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建立地方政权。革命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更鼓舞加速了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